



习近平总书记最近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牢固的核心价值观,都有其固有的根本。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历史和现实表明,要构建具有强大感召力的核心价值观,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立足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有着五千多年历史。它“不是一尊石像,那不是不动的,而是生命洋溢的,犹如一道洪流”,在文明古国的土地上流淌,为中华民族的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丰富的滋养。

中华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为亿万群众所认同,产生巨大凝聚力,就必须抓住传统,抓住根本。

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念都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孕育和形成的,深刻反映了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特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被概括为“三个倡导”,“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在这“三个倡导”中,不难窥见其中有着深厚的中华

传统文化的底蕴。例如“和谐”,这是最具有中华文化特质的内容。在儒家经典中,“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和为贵”、“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集中反映了中华传统文化在价值理念上“尚和合”的特点。例如“爱国”,“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位卑未敢忘忧国”、“报国之心,死而后已”,寄托了多少志士的爱国情怀。例如“诚信”,中国古代儒家“主忠信”,认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将诚信作为道德修养的主要内容。例如“友善”,中国传统文化讲仁爱,崇礼让,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内核就是友善,如此等等。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基础上形成了其基本内涵。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但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在古为今用的同时,必须有扬弃地加以继承。在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我们要在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的同时,继续吸收代表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价值理念,更好地推动

新一轮的改革开放。

文化传统包括大传统和小传统,大传统即雅文化,更多地与思想道德理论等相联系,小传统即俗文化,更多地与日常生活相联系。在实践层面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要充分挖掘文化大传统中的资源,发挥思想道德理论的“制高点”作用,也要充分挖掘文化小传统中的资源,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生活,做到“润物细无声”。中国文化中,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家庭都承载着极为重要的职能。古往今来,家庭教育是培养

青少年道德观和价值观的主要渠道之一。特别是像家训之类的形式,产生的良好效果是其他形式难以替代的。在当今中国,研究如何使家训等家庭教育的传统形式实现创造性的转化,对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大有裨益的。中国自古以来是礼仪之邦,重视礼仪制度的建设。当代中国在传播主流价值观时,也要有意识地采取一定的形式,形成有利于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活情景和社会氛围。

(作者为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怀才不遇

任大刚



10年前,陕西长安县的北大毕业生陆步轩“沦落”街头,以卖猪肉为生,舆论哗然。开始咸以为当地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后来便有疑问,认为他也可以干点别的嘛;再后来,看到社会上各种高学历的人士,做着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工作,大家对老陆的遭遇便有些见惯不惊了。再说老陆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还有什么好说的?

但老陆似乎放不下。去年4月份在北大校友聚会上,还说“我给母校丢了脸、抹了黑,我是反面教材”。自嘲也好,活跃气氛也罢,反正老陆这辈子与“北大毕业”和“卖猪肉”两个标签已经扯不清关系了。

不过从老陆身上,倒可以引申出一个话题,中国的人才,为何一定要钻进“体制内”,才有成就感,才能发挥作用?为了钻进“体制内”,有范进这样发疯的,而不惜失掉双腿的,则是韩非子所讲的玉匠卞和的故事。

话说楚国玉匠卞和在荆山得到一块玉璞,进献给楚厉王。厉王让宫廷玉匠鉴定。宫廷玉匠说是石头。厉王认为卞和是个骗子,砍了他的左脚。厉王死后,武王继位。卞和又向武王进献玉璞。武王让宫廷玉匠鉴定,结果又说是石头。武王认为卞和真是骗子,砍了他的右脚。

武王死后,王上登基。卞和抱着玉璞在荆山下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干,接着流血。文王听说后感到很奇怪,派人去了解情况:“天下受断足刑的人多了,你为什么哭得这么悲伤?”卞和说:“我不伤心脚被砍掉,而是悲伤把美玉称作石头,把忠贞之士当作骗子。这才是我伤心的原因。”文王于是命令宫廷玉匠加工这块玉璞,果然得到美玉,于是亲自命名为“和氏之璧”。

中国古代常常用美玉比喻君子贤人,我们有理由相信,在韩非子眼里,卞和的玉璞,实际是指代一种治国理政的才干。但这种才干的服务对象,除了君王,没有任何施展的地方,所以卞和的“玉璞”,一定要献给君王,因为其他人用不起,不敢用。而卞和要一而再,再而三地进献的原因,在于如果进献不成功,那么他不但是个肢体上的“废人”,更是个精神上的“废人”。在不断地残害的过程中,卞和所抱定的希望是,一旦其中有一次进献“成功”,那么肢体上遭受的摧残又算得了什么呢?

在一个高度行政化的社会,任何人才,只有当他被纳入行政体系时,才能发挥作用,才能取得相应的政治、经济与社会地位。这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点之一。而任何想有点作为的君王也好,领导也好,总是希望获得“美玉”。但是在任何高度行政化的社会或组织机构内,近侍左右不乏“宫廷玉匠”这样的角色。他们的喜好,就是把“玉璞”说成“石头”,这样他们才能保住位置,君王或领导所能得到的,多半是“石头”而已。所以,从古到今,我们有那么多如何发现和使用人才的警句格言,奇思妙想,办法措施;有那么多有关“怀才不遇”的诗词歌赋,抱恨冤屈。

只有在一个等级森严、高度行政化的封闭社会,才有那么多“怀才不遇”的抱怨,有那么多“尊重人才”的办法措施。而一个开放的、自由竞争的社会,一定是人才辈出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的创造性都得到多元的评价和尊重,脱颖而出、造就一个“尊重人”的社会,肯定比想方设法“尊重人才”显得更重要。而老陆注定是纠结的,他的前后脚恰好走在社会开放多元的途中。

今天如何面对莎士比亚

朱绩崧



我是学英语的,但专业并非文学,平时读点英语文学,纯属业余爱好。今年是莎士比亚诞生450周年,最近有几家媒体约我写点关于阅读莎士比亚作品的文章,编辑们也和我交流了看法。但和他们不同,我并不觉得真正有多少中国人会对这个英国剧作家兼诗人发生浓厚的兴趣,因为他的作品,我这里说的是英语原著,实在不容易读懂。

这里面,有两个因素。一是汉语与英语之间的差异,二是当代之英语和彼时之英语的差异。克服第一层差异,就能达到平常所谓的“英语好”;克服第二层,那就更稀罕了,已能进入研究领域。只可惜,在各个教育阶段,第一层差异对很多人而言,已经是难以翻越的大山,要充分欣赏莎士比亚,绝无可能。诚然,近代有朱生豪、梁实秋、卞之琳诸公的优秀译本,饱经沧桑、英年早逝的朱氏尤其着力还原风神,其译文许多段落本身即为美文典范,也因此入选了中学语文课本。但非常遗憾的是,那些典故、那些双关,都无法用韩昌黎所谓“约而尽”的方式译出,不读原著,难解玄妙。

我曾尝试开设一门全校公选课《莎士比亚悲剧》,希望带同学熟读一两个《裘里乌斯·恺撒》这样的入门级剧本。每回都是初学者坐满教室,第二周一接触原文,退课十之八九。“好无聊啊!”剩下的会向我抱怨,“查《牛津英语大词典》就要花好多时间。”渐渐地,我发现他们上课也只带耳朵来,而不再预习课文了。这种心态我很理解:宣称自己读过莎士比亚,这是多么文艺小清新的谈资呀。往往这才是他们选课的动机,全无必须刻苦方能读通的思想

准备。于是,这门课,我停了。“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好多年前,我也装过这种腔。师姐赠票,让我去安福路看英国剧团演《麦克白》,结果我睡掉了后面几幕,听不懂啊。现在再叫我去看,这种情况不会发生,因为台词我早记熟,好几段还能背诵,和我在家听粤剧、昆曲没啥两样,主要精力不是投向对剧情的期待,而是对演技的欣赏。

我始终认为,莎士比亚在中国,应该是个极小众的话题。甚至,我敢说,在各高校英文系师生中,读通过一本莎士比亚剧作者,也不会太多,尽管“科研者”不乏。这是莎士比亚寂寞之处。但颇有文艺爱好者,张口闭口“莎翁的古英语真难懂”,压根不知那年代已进入“早期现代英语”阶段,连“中古英语”都不是,遑论“古英语”。他们献给莎士比亚的,徒然是“喧嚣与躁动,却无丝毫意义”(《麦克白》著名台词),一如轨交大柏树站附近路边那块莫名其妙的莎士比亚纪念碑,小小的,架在民居屋顶,破败寂寞。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面对另一个问题:在价值多元、权威消解的时代,为什么非要读仅仅代表“已故欧洲白种男性”文学的莎士比亚?今天的美国文学选,不乏以华裔、黑人、印第安人、同性恋等作品为主题者,认为他们是长期受到压抑、如今亟需正名的新经典。

对此,我无意臧否高下,月旦优劣,但希望有心的中国读者能在克服文字障碍之后,优游文本之际,深入体悟莎士比亚的文采之富、观察之切、智慧之深。怀着黄鲁直《诸上座帖》中所写“它日亲见古人,乃是相见时节”的心情,入得去,出得来,从字里行间,到身前脚下,或许才是我们今天面对莎士比亚应有的态度吧。

从“泡面男生”看媒体标签化癖好

李泓冰



福建高三男生被美国名校录取,录取理由:狂爱吃泡面——这则新闻最近不脛而走。有人调侃:我还狂爱打网游呢,哈佛能不能录取我?其实,就这个学生超高的标准化成绩而言,拿到排名三十开外大学的录取,压根不意外。有网友真相了:如果成绩不够,就算你吃过火星的泡面也不会被录取。

媒体刻意淡化了该同学的学霸特质,只招招生官来信中提及泡面的美式幽默来做大文章,又一次证明,咱对这些贴标签式新闻有特殊癖好。西方嘛,早有愉快教育的标签,也确实对有个性的学霸情有独钟,于是曾经热衷报道高考状元的媒体,如今有了新的乐趣:某生喜欢用可乐炒蛋录了常春藤,某生酷爱游戏一路玩进斯坦福……

事实上,由于竞争日益激烈甚至惨烈,美国著名高校的录取大战一点都不比中国高考逊色,甚至在考试的严苛及“品种繁多”方面犹有过之,SAT1、SAT2、ACT、AP……累计起来考十几、二十门并不算稀奇,同时还得八爪鱼般拥有近乎专业水准的特长、超强的社会活动能力、甘于奉献的义工经历,当然申请文书中最好顺便再吃吃泡面之类,娱乐一下招生官们疲惫的眼眸。结果呢,录取的学霸也吃泡面,却在新闻中演变为吃泡面比学霸更受美国名校青睐。

这都是哪儿跟哪儿呢。标签式新闻比比皆是,一些是出于善意,如汶川地震中,可乐男孩、敬礼男孩一夜成名,幸存者某个有趣的细节,被放大后,客观上冲淡了浓重的悲恸氛围。也

有一些标签,出于因循和刻板的惯性思维,并且下移到孩子们笔下:春天只能是美丽的,不能是传染病流行的;老人只能是慈祥的,不可能有暴戾无理的;老师只能是辛勤的园丁,不会有靠补课和卖教辅赚钱的……你要反着写,必定算成“跑题”甚至大逆不道。据说洋高考SAT中有一科叫做“批判性阅读”,这颇值玩味。阅读居然贴上“批判性”标签,那我们孩子的阅读写作,该如何归类呢?不妨名之为“揣摩性”阅读——但凡考阅读理解,出现“你认为这段描写说明了什么”,千万不能天真地把“你认为”写上去,而是得揣摩出题人是怎么“认为”的才行,否则你的分数会死得很难看。

因循揣摩的结果,小时看老师的眼色,及长则看长官的眼色,如何能栽培出具有创新意识的人才?从这个角度看,标签式新闻的大行其道,也是揣摩读者口味、满足猎奇欲望的结果。媒体手拿各式弹眼落睛的标签,往新闻事件上贴膏药,一叶障目,用懒惰的、单一的思维模式去套、去粉饰纷繁复杂的现实,浸润于这样的思维模式,一些人还真的以为我们生存于一个标签化的世界,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一切都泾渭分明得不容置疑。比如清明就是扫墓的,忘却了那也是个沐浴健身郊游的运动节;比如PX项目必定是害人的,没耐烦弄清它究竟是什么便人人喊打;甚至连职业都可以贴上各种标签,商必奸、医必庸、官必贪,奈么好来,弄到打医生打得手滑、打得理直气壮,打到医学专业乏人报考,将来谁来给咱治病?

还是歇歇脚,定定神,撕掉标签,直面真实、多元的现实世界,别用一叶障目愚己娱人了,好吗?